儒宗理要

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立必正方則安于禮仁主靜不易方者安于靜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 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貧安處以置之 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得道多助愛人保身也不擇地而安處乎居患難無不可也如是則所知所行之通乎理者亦極大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巳。治巳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

私其身。故乾乾自强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具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清者與物異和者與物同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一者守之正兼者蓄之多此承上道所以可大可久兼天地聖人而言也

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無不利絞曲也劇闕也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順焉利

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負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有立以體言有為以用言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不以禮性之不以禮成性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脩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此篇論聖人有爲之迹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別白其所生分析其衆類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過化無所留滯不藏怒不宿怨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己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令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掩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于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

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已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婉謫也直正也

爲政之弊狃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

之病與。子產既使民矣又教之既愛民矣又義使之若相背相害也不知義以使民可教之禮仁以愛民可使之義獻子若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二十篇第十一 此篇論爲學之序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器者拘局之謂守道也精義致用精察義理之當然以致于人倫政事之用也天命者天道之本然與天同德者聖人之自然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裁裁成也知其日益也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

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處困之時能警悟通曉故爲德排奮發興起故爲感速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

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爲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師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

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祝史宗廟之官舉近以該遠約而言之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則月而可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沒階趨翼如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為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為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為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為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應問荅人之問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于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

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此篇論人有德之實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于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

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舉之他皆放此餘復也此合二章而言之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

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

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辟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

道 言形而卜仰應之如響由吾之誠感之也 卜者性與天道之所爲達者感通之之也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愼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物之象其生者必取信於人謂剛亦易以惑人唯剛者不信也一說因其似者而生法必取驗於人亦通

歸罪爲尤罪已爲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能無怨又進一步非恕已二字卽朱子所以譏范忠宣者易之曰恕人而仁已則庶乎其得之解無怨二字或疑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分義猶曰限程也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

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于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或失之吝，或失之驕，皆有意而爲之者也

罪己則無尤。能罪乎己，則有自修之實，故於人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逃謬不思之甚。

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勢不得反，亦理也。勢不得反，勢之實也。文意使倖而得免，孟子之言猶信

克巳行法爲賢樂巳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没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獲巳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

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虎變者光明文顯也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此篇論有司爲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先正者先正其己也

爲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爲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爲

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善者有勸之報不善者有沮之報此根之合於德者）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惡厭也）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

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撰具也小大陰陽也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毀卦盡不立也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兩爻為一極六爻為三極合言之曰太極分言之則天地人各具一太極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為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

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深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此下專論乾之理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乾德終始萬物猶父母之生乃萬物之不能離者也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貞也

顔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

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得者將不得舍

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

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

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望之所謂

絕塵而奔峻極於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大人要作孔子看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慮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太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

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溥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以下雜論卦義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先後解與朱子異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

正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說之象也

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以下八節釋卦傳所廣八卦之象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

離爲乾卦於木爲科上槁附且躁也躁當作燥○舟謂科巢之附于木上者也

艮爲小石堅難入也爲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乾爲大赤其正色也爲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爲萑葦爲蒼莨竹爲專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遯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井渫而不食强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視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

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存一作考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蕩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變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此言讀易之法）

樂器篇第十五（此篇論樂章之大意）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諭諫之巧也（相贊之相也周召同心輔相王室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學之）大

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焉○以下因論樂而論詩

詩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群而思無邪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參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質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

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江沱之媵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枲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過歟

甘棠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知心敬而不潰之以拜非善教寖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則知其怨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俾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初疑當作物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爲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人之爲言以告子者則求得其所所譽者必有所試而無遽以爲然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爲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强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伐柯言正當加禮于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于小子其新逆新當作親逆迎也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市用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堯時高辛
子孫爲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因得全
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
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
序已情而加之仲尼以不必常存而去之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棠棣別且是兩段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爲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得禮者也
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臧者與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蹢烝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耇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以下解書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正巳故次五事巳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昏故次

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愻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賢者先得之於疎之賢者爲必然克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皐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明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

明之然後遠者可次敘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此章所引書皆非本旨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王褅篇第十六此篇論禮遜之實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共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爲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犆礿祫禘

祫嘗祫烝既以禘爲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礿以物薄而犆嘗從舊）諸侯礿犆（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於夏禘之時正爲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祫烝祫則烝嘗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庶子不祭祖（不止言王考而已）明其宗也（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禰（以父爲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未足語世數犆以巳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也雖無後以

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爲其祖矣無所祔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廟在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爲親廟二爲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

高祖干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祖及之而不詳爾

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天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天莫報之祭百神所以報之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也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官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爲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爲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三命乃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于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

一命爲可知

賜官使臣其屬也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爲貴臣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爲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爲勝不必以貫革爲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爲可知矣此爲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爲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此篇論佛法虛寂不如吾道之正

西銘爲此篇首章故取首句爲篇名今自爲一書而其篇名猶在也

按此篇與太和篇互相發明學者宜合而觀之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天地間無一物非太虛之氣所生則亦無一物非太虛之神爲性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

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合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此以中庸性命之理明易神化之意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分而言之則有與無對合而言之則有無皆性也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蕞然言蔽于耳目猶外而遺內也

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

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此節只是明理不外氣之意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神指其發見處言體猶言主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至虛二句即首篇太虛之客形至靜二句即首篇至靜之客感一字當作聚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

可以言遇。此言性命之道於無無即太虛蓋欲人之修己而俟其時耳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

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與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與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韓愈云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張子又從而闢之學者當日誦其言庶幾崇正學而明吾道也人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疣贅以世界爲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

不過若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眞際捨眞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太虛之性晝夜陰陽之理也

易謂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此以大傳之言釋告子路之意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晝夜陰陽卽物也與首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之意互相發

大率天之為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老子謂谷神必死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

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爲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說也此正形容天地萬物爲一體之意先儒數辨其非亦求之過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施之妄益物不誠也學之不勤自益不誠也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不固不固滯也

張子卷四

後裔西山能鱗纂輯

經學理窟上

周禮

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添入者如盟詛之屬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蓋人屈抑無所伸故也如深山之人多信巫祝蓋山僻罕及多爲強有力者所制其人屈而不伸必咒詛於神其間又有偶遭禍者遂指以爲果得伸於神如戰國諸侯盟詛亦爲上無王法今山中人凡有疾者專使巫者視之且十人

間有五人自安。此皆爲神之力。如周禮言十失四。已爲下醫。則十人自有五人自安之理。則盟詛決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禮。詩云侯詛侯呪。靡屆靡究。不與民究極。則必至於詛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

肉刑猶可用於死刑。今大辟之罪。且如傷舊主者死。軍人犯逃走亦死。今且以此比刖足。彼亦自幸得免死。人觀之更不敢犯。今之妄人往往輕視其死。使之刖足。亦必懼矣。此亦仁術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

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至如言四句偈等其先必曰人所恐懼不可思議及在後則亦是小人所共知者事今所謂死雖奴隸竈閒豈不知皆是空彼實是小人所爲後有文士學之增飾其閒或引入易中之意或更引他書文之故其書亦有文者實無所依取莊子雖其言如此實是畏死亦爲事不得

一市之博百步之地可容萬人四方必有屋市官皆居之所以平物價收滯貨禁爭訟是決不可闕故市易之政非官專欲取利亦所以爲民百貨亦有全不售時官則出錢以留之亦有不可買時官則出而賣之官亦不失取利民亦不失通其所滯而

應其所急故市易之政止一市官之事耳非王政之事也
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咨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据
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爲富借如大臣有
据土千比者不過封與五十里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
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今
以天下之土棊畫分布人受一方養民之本也後世不制其產
止使其力又反以天子之貴專利公自公民自民不相爲計百
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其術自城起首立四隅
一方正矣又增一表又治一方如是百里之地不日可定何必
毀民廬舍墳墓但見表足矣方既正表自無用待軍賦與治溝

洫者之田各有處所不可易旁加損井地是也百里之國爲方十里者百十里爲成成出革車一乘是百乘也然開方計之百里之國南北東西各三萬步一夫之田爲方步者萬今聚南北一步之博而會東西三萬步之長則爲方步者三萬也是三夫之田也三三如九則百里之地得九萬夫也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千乘計之凡用七萬五千人今有九萬夫故百里之國亦可言千乘也以地計之足容車千乘然取之不如是之盡其取之亦什一之法也其間有山陵林麓不在數廛而不征廛者猶今之地基錢也蓋貯物之地官必取錢不征者不稅斂之也法而不廛法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廛與不

廛亦觀臨時如何逐末者多則廛所以抑末也逐末者少不必
廛也
既使爲釆地其所得亦什一之法井取一夫之出也然所食必
不得盡必有常限其餘必歸諸天子所謂貢也諸侯卿大夫釆
地必有貢貢者必於時享天子皆廟受之是四海之內各以其
職來祭之義其貢亦有常限食采之餘致貢外必更有餘此所
謂天子幣餘之賦也以此觀之古者天子既不養兵財無所用
必大殷富以此知井田行至安榮之道後世乃不肯行以爲至
難復以天子之威而斂奪人財汲汲終歲亦且不足
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然古者世祿之

家必不如今日之官戶也必有法葢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貧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之家役必不免也明矣

井田亦無他術但先以天下之地碁布畫定使人受一方則自是均前日大有田產之家雖以田授民然不得如分種如租種矣所得雖差少然使之爲田官以掌其民使人既喻此意人亦自從雖少不願然悅者衆而不悅者寡矣又安能每每恤人情如此其始雖分公田與之及一二十年猶須別立法始則因命爲田官自後則是擇賢欲求古法亦先須熟觀文字使上下之意通貫大其胸懷以觀之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封建功有大功德者然後可以封建當未封建前天下井邑當如何爲治必

立田大夫治之今既未可議封建只使守令終身亦可爲也所以必要封建者天下之事分得簡則治之精不簡則不精故聖人必以天下分之於人則事無不治者聖人立法必計後世子孫使周公當軸雖攬天下之政治之必精後世安得如此且爲天下者奚爲紛紛必親天下之事今便封建不肖者復逐之有何害豈有以天下之勢不能正一百里之國使諸侯得以交結以亂天下自非朝廷大不能治安得如此而後世乃謂秦不封建爲得策此不知聖人之意也

人主能行井田者須有仁心又更强明果敢及宰相之有才者唐太宗雖英明亦不可謂之仁主孝文雖有仁心然所施者淺

近但能省刑罰薄稅歛不慘酷而已自孟軻而下無復其人楊雄擇聖人之精艱難而言之正止得其淺近者使之爲政又不知如何據此所知又不遇其時無所告訴然楊雄比董生孰優雄所學雖正當而德性不及董生之博大但其學差溺於公羊讖緯而已

婦人之拜古者首低至地肅拜也因肅遂屈其膝今但屈其膝直其身失其義也

一畝城中之宅授於民者所謂廛里國中之地也百家謂之廛二十五家爲里此無征其有未授閑宅區外有占者征之一使自賦也

五畝國宅城中授於士者五畝以其父子異宮有東宮西宮聯兄弟也亦無征城外郭內授於民者亦五畝於公無征

十畝塲圃所任園地也詩十畝之間此也不獨蔬塲納稼亦可毓草木也城在郭外征之二十而一蓋中有五畝之宅當受而無征者但五畝外者出稅耳

二十五畝宅田士田賈田所任近郊之地也孟子曰餘夫二十五畝此也宅田士之在郊之宅田也士田士所受圭田也兼宅田共五十畝賈田賈者所受之田孟子曰卿以下有圭田五十畝此言士者卿士通言之

五十畝官田牛田賞田牧田者所任遠郊之地也官田庶人在

官者之田牛田牧公家牛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牧田有二牧六畜者一也授於鄉民者一也此四者皆以五十畝爲區賞田以厚薄多寡給之

百畝鄉民所受井田不易者也此鄉田百畝兼受牧田五十畝故其征二十而三

百五十畝田百畝萊五十畝遂人職曰夫廛餘夫亦如之廛者統百畝之名也又有萊五十畝可薪者也野曰萊鄉曰牧猶民與氓之別其受田之家耕者之外猶有餘夫則受二十五畝之田萊亦半之故曰亦如之其征二十而三

二百畝田百畝萊百畝此在二十而三與十二之征之間必更

有法。

三百畝田百畝萊二百畝者其征十二以萊田半見耕之田通用萊三百畝都計之得十二也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其上園地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漆林也

周制受田自一畝至三百畝計九等餘夫增減猶在數外耳

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黜之野以其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黜之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疾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

宅不毛者乃郭中受五畝之宅者於公則無征然其間亦可毓草木取利但於里中出布止待里中之用也

居於田而不耕者出屋中之粟

閒民轉移之餘無職事者無所貢故出夫家之征或征其力不用力則必有他征孟子所謂力役之征夫者一夫家者兼餘夫

旅師閒粟野之田者有未受而閒者或巳受之民徙於他處或疾病死亡不能耕者其民之有力者權耕所出之粟也旅師掌而用之耡粟助貸於民之粟或元有官給之本或以屋粟閒粟貸之得其輿積則平頒之

幣金玉齒革泉布之雜名

近郊疑亦通謂之國中十一使自賦之者蓋迫近王城未容井授故其稅十一以為正

遠郊二十而三謂遠郊地寬雖上地猶更給萊田五十畝故其法二十而三餘夫則無萊田六遂然後餘夫有萊田故遂人職云餘夫亦如之國宅無征則遠郊之宅有征可知

耡粟與助之粟　屋粟不授田徙居之粟　閒粟井田耕民不時欲徙其田偶閒而未歸空土有量力者暫資以爲生者之粟　此三粟非公家正賦專以資里宰之師所謂旅師者里中之養供服器之用爲賞罰之柄

廛里與園廛之別廛城中族居之名里郭内里居之稱園廛在園地其制百畝之閒十家區分而衆居者詩人所謂十畝之閒之田也作詩者以國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

已故耕者無所用其力則菜者閑閑而多也十畝之外他人亦然則削小無所容尤爲著矣

一夫藉則有十畝之收盡入於公一夫稅則計十畝中歲之收取其一畝借如十畝藉中歲十石則稅當一石而無公田矣十一而稅此必近之

夫家之征疑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餘夫竭作或三人或二人或二家五人此謂之家夫家之征疑但力征而已無布縷米粟之征若歲無力征則出夫布閭師所謂無職者出夫布非謂常出其布不征其力則出夫布以代之也

周制上田以授食多者下田以授食少者此必天下之通制也

又遂人上田萊五十畝中百畝下二百上田萊五十畝比遠郊井受牧田之民二十而稅三者無以異中萊百畝以肥瘠倍上萊下萊二百畝以肥瘠倍中萊此三等蓋折衷之均矣然授上萊者稅二十而三受下萊者乃多至十二蓋田均則食少者優不得不加之稅爾周道如砥此之謂也

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難孔子常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守祧先公之遷主於后稷之廟疑諸侯無祧廟亦藏之於始祖

之廟

謂之圭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故授之在近又少也

詩書

周南召南如乾坤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但儀刑文王則可以取信家邦言學文王者也

蝃蝀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者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李翺有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亦近之

順帝之則此不失赤子之心也寂然無所思慮順天而已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靜言之

言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只觀天意如何耳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美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

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爲有理但天神不問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波與汙泥之水皆足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賚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

天無心心都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於衆人之心同一則却是義理總之則却是天故曰天曰帝者皆民之情然也謳歌訟獄之不之焉人也而以爲天命武王不薦周公必知周公不失爲政

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書稱天應如影響其禍福果然否大抵天道不可得而見惟占之於民人所悅則天必悅之所惡則天必惡之只爲人心至公也至衆也民雖至愚無知惟於私己然後昏而不明至於事不干礙處則自是公明大抵衆所向者必是理也理則天道存焉故欲知天者占之於人可也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欽明文思堯德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也舜之德與堯不同蓋聖人有一善之源足以兼天下之善若以字之多寡爲德之優劣則孔子溫良恭儉讓又多於堯一字至於八元八凱齊

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則其字又甚多如是反
過於聖人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蓋知所本
今稱尚書恐當稱尚書尚奉上之義如尚衣尚食
先儒稱武王觀兵於孟津後二年伐商如此則是武王兩畔也
以其有此故於中庸言一戎衣而有天下解作一戎衣蓋自說
作兩度也孟子稱取之而燕民不悅弗取文王是也只為商命
未改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事間不容髮當日而
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故予不奉天厥罪惟
均然問命絕否何以卜之只是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
百當時豈由武王哉

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爲文王受命之年此極害義理又如司馬遷稱文王自羑里歸與太公行陰德以傾紂天下如此則文王是亂臣賊子也惟董仲舒以爲文王閔悼紂之不道故至於日昃不暇食至於韓退之亦能識聖人作羑里操有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之語文王之於紂事之極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且不明何有義理哉如考槃之詩永矢弗過弗告解以永不復告君過君豈是賢者之言

詩序必是周時所作然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也如言不肯飲食教載之只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便云教載絕不成言語也

文如高子曰靈星之尸分明是高子言更何疑一也

七月之詩討古人之爲天下國家只是豫而已

若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兩玉相攻則無所成必石以磨之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爲小人侵凌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此便道理出來

宗法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與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則人不知統系來處古人亦鮮有不知來處者宗子法廢後世尚譜牒猶有遺風譜牒又廢人家不知來處無百年之家骨肉無統雖至親恩亦薄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

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

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并其妾母與之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汎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支昌大則須是却爲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

罪只為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足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與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今日大臣之家且可方宗子法譬如一人數子且以適長爲大宗須據所有家計厚給以養

宗子。宗子勢重。即願得之。供宗子外。乃將所有均給族人。宗子須專直教授。宗子之得失責在教授。其他族人。別立教授。仍乞朝廷立條。族人須管遵依祖先立法。仍許族人將已合轉官恩澤乞回授宗子。不理選限官。及許將奏薦子弟恩澤與宗子。且要主張門戶。宗子不善。則別擇其次賢者立之。

後來朝廷有制。曾任兩府。則宅舍不許分。意欲後世尚存其官之宅。或存一影堂。知嘗有是人。然宗法不立。則此亦不濟事。唐狄人傑顏杲卿眞卿。後朝廷盡與官其所以旌別之意甚善。然亦處之未是。若此一人死。遂却絕嗣。不若各就墳冢給與田五七頃。與一閒名目。使之世守其祿。不惟可以爲天下忠義之勸

亦是爲忠義者實受其報又如先代帝王陵寢其下多有閒田每處與十畝田與一閒官世守之

禮言祭畢然後敢私祭爲如父有二子幼子欲祭父來兄家祭之此是私祭祖有諸孫適長孫已祭諸孫來祭者祭於長孫之家是爲公祭

王制言大夫之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若諸侯則以有國指始封之君爲太祖若大夫安得有太祖

宗子既廟其祖禰支子不得別祭所以嚴宗廟合族屬故曰庶子不祭祖禰明其宗也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

立不爲宗子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

禮樂

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

周樂有象有大武有酌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下武繼文也武功本於文王武王繼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崩國家所作之樂奏之於武王之廟酌必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增添也故酌言告

成大武也其後必是酌以祀周公
治亂以相爲周召作訊疾以雅爲太公作
人門而縣與金奏此言兩君相見凡樂皆作必肆夏也至升堂之後其樂必不皆作奏必有品次大合樂猶今之合曲也必無金石止用匏竹之類也八音克諧堂上堂下盡作也明矣
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此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

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焦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周禮言樂六變而致物各異此恐非周公之制作本意事亦不能如是確然若謂天神降地祇出人鬼可得而禮則庸有此理

問角徵羽皆有主出於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於口以兼五聲也徵恐只是徵或避諱爲徵如是則清濁平仄不同矣齒舌之音異矣

今尺長於古尺尺度權衡之正必起於律律本黃鍾黃鍾之聲以理亦可定古法律管當實千有二百粒秬黍後人以羊頭山

黍用三等篩子透之取中等者用此特未爲定也此尺只是器所定更有因人而制如言深衣之袂一尺二寸以古人之身若止用一尺二寸豈可運肘即知因身而定羊頭山老子說一稃二米秬黍直是天氣和十分豐熟山上便有山下亦或有之

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深厚者必能知之

後之言曆數者言律一寸而萬數千分之細此但有其數而無其象耳

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絕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大簇律中林鐘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

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至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

至如爲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矣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墮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則皆據高山谿谷

故其氣剛勁此四夷常勝中國者此也

移人者莫甚於鄭衛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顔回也今之琴亦不遠鄭衛古者必不如是古音只是長言聲依於永於聲之轉處過得聲和婉決無預前定下腔子

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

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顔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

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

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爲但不知耳

今之人自少見其父祖從仕或見其鄉間仕者其心正欲得利祿縱欲於義理更不留意有天生性美則或能孝友廉節者不美者縱惡而已性元不曾識磨礪

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

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若如天敘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尊以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

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樂

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

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

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洪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欽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

氣質

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况居天下之大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更要約時但拂去舊日所爲使動作皆中禮則氣質自然全好禮曰心大體胖心既弘大則自然舒大而樂也若心但能弘大不謹敬則不立若但能謹敬而心不弘

大則入於隘須寬而敬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君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其始也固亦須矜持古之爲冠者以重其首爲履以重其足至於盤盂几杖爲銘皆所以愼戒之

人之氣質美惡與貴賤夭壽之理皆是所受定分如氣質惡者學即能移今人所以多爲氣所使而不得爲賢者蓋爲不知學

古之人在鄉閭之中其師長朋友日相教訓則自然賢者多但學至於成性則氣無由勝孟子謂氣壹則動志動猶言移易若志壹亦能動氣必學至於如天則能成性

誠意而不以禮則無徵蓋誠非禮無以見也誠意與行禮無有先後須兼修之誠謂誠有是心有尊敬之者則當有所尊敬之

心有護愛之者則當有所撫字之意此心苟息則禮不備文不當故成就其身者須在禮而成就禮則須至誠也

天本無心及其生成萬物則須歸功於天曰此天地之仁也仁人則須索做始則須勉勉終則復自然人須當存此心及用得熟却恐忘了若事有汨沒則此心旋失失而復求之則才得如舊耳若能常存而不失則就上日進立得此心方是學不錯然後要學此心之約到無去處也立本以此心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亦從此而辨非亦從此而辨矣以此存心則無有不善

古人耕且學則能之後人耕且學則為奔迫反動其心何者古

人安分至一簞食一豆羹易衣而出只如此其分也後人則多欲故難能然此事均是人情之難故以爲貫

所謂勉勉者謂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今開說到中道無去處不守定又上面更求則過中也過則猶不及也不以學爲行室則有奥而不居反之他而求位猶此也是處不守定則終復狂亂其不是亦將莫之辨矣譬之指鹿爲馬始未嘗識馬今指鹿爲之則亦無由識鹿也學釋者之說得便爲聖人而其行則小人也只聞知便爲了學者深宜以此爲戒

孔子文王堯舜皆則是在此立志此中道也更勿疑聖人於此

上別有心人情所以不立非才之罪也善取善者雖然不若巳采取亦有益心苟不求益則雖與仲尼處何益君子於不善見之猶求益況朋友交相取益乎人於異端但有一事存之於心便不能至理其可取者亦耳可取者不害爲忠臣孝子

如是心不能存德虛牢固操則存捨則亡道義無由得生如地之安靜不動然後可以載物生長以出萬物若今學者之心出入無時記得時存記不得時即休如此則道義從何而生

於不賢者猶有所取者觀巳所問何事欲問耕則君子不如農夫問織則君子不如婦人問夷狄不如問夷人問財利不如問商賈但臨時巳所問學者舉一隅必數隅反

後生可畏有異於古則雖科舉不能害其志然不如絕利一源

學者有息時一如木偶人搖搐則動舍之則息一日而萬生萬死學者有息時亦與死無異是心死也身雖生身亦物也天下之物多矣學者本以道為生道息則死也終是偽物當以木偶人為譬以自戒知息為大不善因設惡譬如此只欲不息

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欽則怠墮事無由立況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

苟能屈於長者便是學問之次第云爾

整齊即是如切如磋也鞭後乃能齊也人須偏有不至處鞭所不至處乃得齊爾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

必有不行處是疑也譬之通身會得一邊或理會一節未全則須有疑是問是學處也無則只是未嘗思慮來也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客氣其爲人剛行則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

欲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于學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

多聞見適足以長小人之氣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由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鄉黨說孔子之形色之謹亦是敬此皆變化氣質之道也

道要平曠中求其是虛中求出實而又轉之以文則彌堅轉誠不得文無由行得誠文亦有時有肅敬有斯須之敬皆歸於是而已存心之始須明知天德天德卽是虛虛上更有何說也

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

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闢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念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

之藝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脩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無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事而已故動焉而無不中理

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合爲一有不合自是非也

人能不疑便是進德蓋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

立本旣正然後脩持脩持之道旣須虛心又須得禮內外發明此合內外之道也當是畏聖人之言考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度義擇善而行之致文于事業而能盡義者只是要學曉夕參詳比較所以盡義惟博學然後有可得以參較琢磨學博則轉密察鑽之彌堅于實處轉爲實轉誠轉信故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舜同仲尼心則同至于密察處料得未如孔子大抵人君則有輔弼疑承中守至正而已若學者則事必欲皆自能又將道輔于人舜爲人君猶起于側微

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

一節而已若欲行信亦未必能信自古有多少要如仲尼者然未有如仲尼者顔淵學仲尼不幸短命孟子志仲尼亦不如仲尼至如樂正子爲信人爲善人其學亦全得道之大體方能如此又如漆雕開言吾斯之未能信亦未說信甚事只是謂于道未信也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若天祺氣重也亦有矯情過實處

人多言安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須是誠知義理之樂于利欲乃得

天資美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不能

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